

學庸翼注

大學

大舊音泰
今讀如字

朱熹章句

論平聲

道上聲如

道之

去聲

善上聲

聲如

善之

去聲

去上聲

聲汚

音烏

夫音

扶上

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至善。

子程子曰。大學孔氏之遺書。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。獨賴篇之存。而論孟次之。學者必由是而學焉。則庶乎其不差矣。

程子曰。親當作新。大學者。大人之學也。明明之也。明德者。人之所得乎天。而虛靈不昧。以具衆理。而應萬事者也。但爲氣稟所拘。人欲所蔽。則有時而昏。然其本體之明。則有未嘗息者。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。以復其初也。新者革其舊之謂也。言既自明其明德。又當推以及人。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。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。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。言明明德新民。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。蓋必其以有盡夫天理之極。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。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。

知止而后有定。定而后能靜。靜而后能安。安而后能慮。慮而后能得。

聲下 同 聲上 近上 聲若 近之 去聲 治平 聲下 治國 去聲

后與後同。後倣此。止者。所當止之地。即至善之所在也。知之則志有定向。靜謂心不妄動。安謂所處而安。慮謂處事精詳。得謂得其所止。

物有本末。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

明德爲本。新民爲末。知止爲始。能得爲終。本始所先。未終所後。此結上文兩節之意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。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。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。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。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。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。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

治平聲。後倣此。明明德於天下者。使天下之人。皆有以明其明德也。心者身之所主也。誠實也。意者心之所發也。實其心之所發。欲其必自慊。而無自欺也。致推極也。知猶識也。推極吾之知識。欲其所知無不盡也。格至也。物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。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此八者。大學之條目也。

物格而后知至。知至而后意誠。意誠而后心正。心正而后身修。身修而后家齊。家齊而后國治。國治而后天下平。

上聲去聲錯音措

傳去聲

別必列反

治去聲。後倣此。物格者。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。知至者。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。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。意既實。則心可得而正矣。修身以上。明明德之事也。齊家以下。新民之事也。物格知至。則知所止矣。意誠以下。則皆得所止之序也。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

壹是一切也。正心以上。皆所以修身也。齊家以下。則舉此而錯之耳。

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。而其所薄者厚。未之有也。

本謂身也。所厚。謂家也。此兩節。結上文兩節之意。

右經一章。蓋孔子之言。而曾子述之。

凡二百五字。

其傳十章。則曾子

之意。而門人記之也。舊本頗有錯簡。今因程子所定。而更考

經文。別爲序次如左。

凡五百四十六字。凡傳文雜引經傳。若無統記。然文理接續。血脉貫通。深淺始終。至爲精密。熟讀詳味。久當見之。今不盡釋也。

大學講義

一遵朱子章句兼揀諸家精言
於張惕菴四書翼註摘錄最多

馬聲元

張惕菴、學者於四書、每章先讀朱註百遍、自然與先聖先賢性情口吻、融洽貫通、

大學、禮記之四十二篇也、原止一章、朱子分爲經一、傳十、乍見之似乎盡改古書、細心尋繹、脈絡次第、宛然天成、毫無牽強此朱子獨見之知、超然直契聖心、迥非漢唐諸儒所及、大學之首、尊爲聖經、蓋古學校中、國子胄子、與凡民俊秀、所以受業於師父少師之成法、夫子時時述之、曾子載筆記之、故曰蓋孔子之言、而曾子述之、其義蘊、涵蓋天地、廣大悉備、詞句則至易至簡、易知易從、內聖外王之全功、修己治人之要道、包舉無遺矣
大學不曰集註、而曰章句者、蓋論孟二書、言者非一事、記者非一時、皆更端之詞、其章句自定、而大學中庸、其言累千百、而意義相承、血脈貫通、元只是一篇、朱子爲區別其章句、如右經一章、右第某章、言章則句在其中

矣、蒙引

大學言心不言性、朱子作序、開章便揭出性、爲全書填實主腦、中間揭明所以爲教、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、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、此新民必本於明德、明新所由至善也、自古聖人、所以使民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、職分之所當爲、而各俛焉以盡其力、所以治隆於上、俗美於下等語、爲一篇警策、黃氏曰、朱子大學、修改甚多、三四十一年、日夜用功、不肯輕下、皆有深意、寓乎其間、

陳氏曰、朱子一生精力、在是、至屬續而後絕筆、爲義極精、先看大學、次論孟、次中庸、果然下工夫、句句字字、涵泳切已、看得透徹、一生受用不盡、只怕人不下工夫、雖多讀書、無益、書只是明得道理、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、若果看得此數書、他書可一見決矣、語類

大學十傳、有補經處、如天之明命四字、溯出明德根源、慎獨二字、指出誠

意關要、忠信二字、繫出明新綱宗、皆聖經所未及子思一部中庸、又是此數字註脚、

曾子曰、夫子之道、忠恕而已矣、如惡惡臭、如好好色、是忠、民之所好好之、民之所惡惡之、是恕、格致、是辨此好惡之理、誠正、是清此好惡之源、治平是滿此好惡之量、

忠恕、是統體工夫、慎獨、是關隘去處、卽此四字、曾子大有功於後學、

古者建國、君民教學爲先、自天子辟雍、諸侯類宮、以逮鄉校州序黨庠、皆謂之大學、里有塾、謂之小學、人生八歲而入小學、十五而入大學、講習修己治人之方、俾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也、此所謂大人之學、有志於大人之學、可不知其道之所在乎、道何在、首曰明明德、上哲之質、兢兢業業、有聖性矣、復加聖學焉、此踐形盡性以明之也、中才以下、汲汲皇皇、就吾德所發見之端、而推致之、此明善復初以明之也、

張惕。以下皆然

次曰親民、有修己治人之責、必以天下之人、各復其性爲己任、清明在躬、可以爲萬物之標準、此道之以德、以新之也、設之政教、俾有率由、而不敢越、不得越、此齊之以禮以新之也、

三曰止至善、蓋明德新民之事、有全體焉、非可以小成自足、有大用焉、非可以得半自安、必求止於至善、德不底於聖神、猶未得謂之明、未成、之業耳、治不躋於唐虞、猶未得謂之新、小康之政耳、必詣其極以自勉、夫而後不負天之所以予我之全量、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、

次節單提知止、文格甚奇、此千古爲學之關鍵、知此則思過半矣、人欲從事大人之學、必先有學問思辨之動、到融會貫通之候、胸次瞭然、見得明德新民之全體大用、卓立於前、則志有定向、如射之有鵠、望之以爲準、如客之有家、赴之以爲歸、則志定矣、定則內念不萌、無二三之惑、外物不搖、無紛華之擾、洞然屹然、此心無不靜矣、心靜則身安、恬然曠然、無人而不自

得矣、夫聖之必可學、唐虞、三代之不可不師、亦易曉之事、只爲此身危疑震撼、方寸靡寧、所以事至物來、不能揆度、若安矣、何不能慮之有、定靜安一氣貫注、無大層級、至慮字略頓、此乃心與事交關所在、必其知周於物則辨析得當、思通乎微、操存有主、由是以明德、無擬議而非天則、由是以新民、無損益而非王道、可以得所止而無疑矣、此得字乃知止知得、極精極熟、尙未施於事爲、下文古之欲明明德二節、方是後之施行次第之也、

明德新民、皆有條目可數、止至善句、無條目可數、定靜安慮得止、至善之條目也、

次節已說得透徹窮盡、三節忽又將明新得、兩兩相提、點出先後二字、文格更奇、蓋明德新民、判然兩件、其先後人皆知之、知止至定靜安慮得、片念之間、自相旋轉、各有起說界限、其先後人不知也、既不知則不免於急遽苟且、見小欲速之爲、其去道也遠矣、故又提醒之曰、凡學之規模次第、如

明新有形體可見者、皆物也、必德明而後民可新、物不有本末乎、知止能得、有次第可循者、皆事也、必知所止而後能得所止、事不有終始乎、學者不明乎此、則迷離顛倒、罔知所以入德、若知其所先後、則先自治而後治人、先致知而後力行、循循然遞遞進以爲之、其進於大人之學、大人之事、不難矣、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兩節、反復言之、六先七而后、皆丁寧鄭重、以見其序不可亂、功不可缺、蓋爲此內聖外王之全功、不可凌節逆施、尤不可欠缺不滿、欲爲此一事、必就先事以圖之、圖到十分圓足、則先知而後行、由以內及外、由近以及遠、漸推漸進、亦旋至立應、之事、故曰王道無近功、又曰立之斯立、道之施行、無二理也、兩節只是一意、而后字、正解所以不可不先之故耳、

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物、而曰致知在格物者、在物之理、爲在心之知、有內

外無層次、

物格而后知至、至與上句不同、上是用功、一物一知、萬物萬知、皆致知也、此是以成功言、看淺不得

意心不是兩物、意是心之發動處、動時既正、則靜時亦自不邪、心所以檢身、心存則不憂於威儀之不類、言行之踰閑、身者家之表也、身修矣、言有物、行有恒、又何憂家人之不率教乎、齊家治國、是兩事、爲治固有綱紀法度、禮樂刑政也、大學所云治國、全是教字、率字從字、亦只一事、只是身不修、家不齊、國亦不可得而治、若身範既端、一家效之、四境之內、化如草偃、何難之有、

國治而後天下平、却是兩事、爲國只是教字、天下却添出絜矩兩字、國近、天下遠、準情度理、因地制宜、則治天下之事也、然必國中先立之極、然後方伯連帥、承流以宣其化、侯甸要荒、鼓舞以近其光、此國治而後天下平之

實理也、

天子是天下王、庶人却不是農民、乃指俊士造士之在國學者、將來宗子之家相、即在其中、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、至若匹夫匹婦、亦何可不修身、但大學却不是爲他說耳、

其本亂一節、反詞結束、此亦文勢自然、蓋常人之情、身不行道、不行於妻子、却要去平天下、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、如齊桓公、漢武帝、唐太宗、非不勝於庸碌昏迷之輩、聖學却不如此、故大學之道、必以修身爲本、至善爲歸、蓋以此也、如此看透、不特書理白、即文法亦貫穿、

問：德是心是性、曰靈底是心、實底是性、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、向君則有那忠出來、這便是性、如知道事親要孝、事君要忠、這便是心、張子曰、心統性情、此說最情密心是知覺、性是理、理無心則無著處、所覺者心之理也、能

覺者心之靈也、語類

理與氣合、所以虛靈、語類

元按無過不及之中、即至善也、明之者、克復之義也、止者必至不遷、精一執中之義也、欲其如此、必先如彼、其序不可亂、而既已如此、又要如彼、其功不可闕、王罕皆謂通下一節看、則其義自明、

此說明明德於天下兩節 六先字 一在字 七而后字之神理

致知之功、在平日、誠意在當幾、平日推究事理、既精且熟、則一念之發、善惡分明、然後誠意之功、可得而盡、不然、見理未真、將有自以爲誠、而誤入於欺者、非待意之既發、然後有以知去省察誠與不誠、則是知反在意後、且混入慎獨、非關致知矣、

王罕皆

格物之理、致吾之知、是者、必極其所真是、非者、必極其所真非、善、必極其本之所由來、惡、必極其幾之所由起、

蒙引

格物是零碎說、致知是全體說、格物以理言、致知以心言、

六箇欲與先字、是工夫節次、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、欲與先字差慢、在字又

緊得些、語類

物字即物有本末之物、章句云、物猶事也、此何物事、吾之明德民之明德皆物也、明與新皆事也、性分之內、倫常日用之間、即格物入手地也、宏久

一事之辦、無一毫之不徹、天下之理、無一事之不窮、到此乃爲知止、困學錄

天下平、平字甚妙、水至平者也、而有波浪則不平、地至平者也、而有邱壑則不平、明明德於天下、必使無一人焉、自棄其德、以梗王化、各親其親、各長其長、所謂比戶可封也、何平如之、朱柏廬

物格而后知至一節、七箇而后、是鞭辟上文六先字、一在字、以見序不可亂、功不可闕耳、困學錄

按古本大學、自所謂誠其意以下、至此謂知本以上、文氣實不貫串、鄭註簡略、本無成見、孔疏一一歸之釋誠意、而置明德新民至善於不論、似大學一書、只有意誠一綱領、原文何不曰大學之道、在誠意足矣、何以平列明新止

至善三項、而作傳者反不置一詞、惟於誠意以下六條目、詳加解釋、不重其末而忘其本乎、又何不曰天子以至於庶人、壹是皆以誠意爲本、乃曰修身爲本、不求之內、而求之外、令作傳者添蛇足乎、今就朱子考定者讀之、康誥曰章、四明字、一皆字必歸之釋明明德、湯之盤銘章、五新字、一是故字、必歸之釋新民、乃有附麗、至邦畿章、十止字、一至善字、不歸之釋止至善、則全無着落、誠意只不詐僞、此亦粗淺之言、設十餘止字、不可通之語、釋之適以雜之、有此文理乎、可見朱子分爲三綱領、按之古書、實有此三綱領也、至本末一句、有傳亦可、無傳亦可、但經文修身爲本、實與大畏民志對針、身修而民敬之、不敢逞其妄誕、爲治者知正己格物、可謂知本矣、朱子所考定、未之有也以上、聖經一一與鄭孔所注釋之禮經古本相同、未之有也以下、古本有此謂知本、此謂知之至也、

張惕菴

大學聖經要義

問 德曰明德、何須明之、

答 德惟聖人、無時不明、常人每爲氣稟所拘、人欲所蔽、則有時而昏、故不可不有以明之、

問 能安以前、能慮以後、其分際若何、

答 能安以前、指末事言、能慮以後、指臨事言、

問 章句、本始所先、末終所後、何所指、

答 明明德、本也、知止、始也、是所先也、新民、末也、得止爲終、乃所後也、

問 不曰欲平天下、而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、何義、

答 天下之人、皆具此明德、平天下者、但能有以振興而化導之、則人皆各明其明德、即人皆自新矣、硫黃得火即燃、以其本質原含有此火故也、仁義禮智、斯人所固有也、豈由外鑠哉、能使天下之人、各明其德、則

不期平而自平矣、

問 其本亂五句、如何解釋、

答 身不能修、即不能老老幼幼、而遽能愛及國與天下之人、勢必不然、其家不能齊、而國竟能治、天下能平、斷無是理也、

康誥曰。克明德。大甲曰。顧諟天之明命。帝典曰。克明峻德。皆自明也。

康誥。周書。克能也。大讀作泰。諟。古是字。大甲商書。顧謂常目在之也。諟猶此也。或曰審也。天之明命。即天之所以與我。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。常目在之。則無時不明矣。峻書作俊。帝典堯典。虞書。峻大也。結所引書。皆言自明己德之意。

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。

此通下三章。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

傳之首章、此章連引三書、不止由王上溯之帝、蓋於康誥得明德之義、於太甲推出明德之功、於帝典極言明德之量、末句總斷、一自字是舉古聖人以勉